

《詩經》中「葛」與「葛藟」之辨

王紫庭*

摘要

本文旨在研究《詩經》中「葛」、「葛藟」與「藟」名之辨別。透過以文獻資料蒐查比對方式進行研究。使用文獻資料以：晉·陸璣《毛詩草木蟲魚鳥獸疏》、宋·陸佃《埤雅》、清·徐鼎《毛詩名物圖說》為主，《廣羣芳譜》、《詩經植物圖鑑》等資料為輔。研究目的是希望能獲得《詩經》中葛、葛藟的之了解與區別，並以為「葛」與「藟」明確為不同一物，能更進一步加深《詩經》以植物為引，欲發人心之情之見解。所得研究成果或可為《詩經》名物學添磚增瓦，同時對於《詩經》植物學等研究者提供參考。

關鍵字：葛、藟、藤、葡萄、千歲藟

*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碩士生。

壹、前言

本文旨在研究《詩經》中所言之「葛」、「葛藟」，歷代在訓詁《詩經》中的草木植物時，或有以「葛」、「葛藟」並言，認為葛藟就是葛，為相同植物；或者以葛、葛藟分言，謂葛藟非葛。然大體而言，歷來解經之說，或者以「葛類」帶過，甚至直接略過葛藟而不言。這有三種可能：一是撰者認為不需要多作討論，二是撰者以為葛藟就是葛，三是撰者根本無法確定，故而不談。至於專研名物之書者，或者以為其為葛也，或者以為其為藟也。而說藟者大致有二種說法，一以為葛藟為葛類的「藤」，一以為「野葡萄」，也是今日普遍認同的解釋。

三國吳郡的陸璣在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中即有分別，只談「莫莫葛藟」¹。宋代解經，提到「葛藟」時，或有將葛、藟分別，或有將其歸一。然查找現代論文期刊，難見專言葛、藟與葛藟之說，僅有〈詩經「葛藟」考辨〉中認為葛藟並非葛和藟二物，也非葛藤，而是指「野葡萄」，即今日「葛藟葡萄」²。此問題或許仍存有爭議，故今欲借此討論一番。

總而言之，葛藟有葛、藤及葡萄三種說法，在今日來看，皆有其同源性，且共同都有蔓延的特性，此無異議。然若放入經文中，名物之細別，解經便會有細微不同。因此本文探討辨別「葛」、「葛藟」之分，將以吳·陸璣《毛詩草木鳥獸疏》、宋·陸佃《埤雅》³、清·徐鼎《毛詩名物圖說》⁴，以及清代《廣羣芳譜》⁵，與《詩經植物圖鑑》⁶等資料作為主要分析對象，透過文獻資料蒐查比對方式進行研究。

貳、《詩經》中之葛與葛藟

葛出現於《詩經》開篇第二首詩，〈關雎〉之後便是〈葛覃〉，並談及葛之用途：

葛之覃兮，施于中谷。維葉萋萋，黃鳥于飛。集于灌木，其鳴喈喈。
葛之覃兮，施于中谷。維葉莫莫，是刈是穫。為絺為綌，服之無斃。
言告師氏，言告言歸。薄汙我私，薄澣我衣。害澣害否，歸寧父母。

《詩序》說此詩意旨為「后妃之本也」，言「志在於女功之事。」這確實是就葛用途而論。葛在古代是重要的民生植物，在以後棉花、木棉等植物傳入使用之前，

¹ [吳]陸璣撰：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（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，頁16。

² 孫秀華、廖群：《〈詩經〉「葛藟」考辨》，《船山學刊》，第3期，2011年。

³ [宋]陸佃撰：《埤雅》（北京，中華書局），1985年。

⁴ [清]徐鼎纂輯；王承略點校解說：《毛詩名物圖說》（北京，清華大學出版社），2006年。

[日]北堂蠅堂校，小野蘭山和名附，文化戊辰唐本翻刻，養真堂藏板。

兩本互參。

⁵ [清]汪灝、劉灝等編；清聖祖敕撰：《廣羣芳譜》（臺北，臺灣商務），民57年。

⁶ [現代]潘富俊：《詩經植物圖鑑》（臺北，貓頭鷹出版），2014年1月3版。

是古人製布穿衣的主要來源。甚至有人討論葛藤為古人造紙原料的一部分⁷。

《詩經》中言及「葛」之篇章頗多，計有：〈周南·葛覃〉、〈周南·樛木〉、〈邶風·旄丘〉、〈王風·采葛〉、〈王風·葛藟〉、〈唐風·葛生〉、〈齊風·南山〉、〈魏風·葛屨〉、〈小雅·大東〉、〈大雅·旱麓〉共十篇，可列表如下：

〈周南·葛覃〉	葛之覃兮，施于中谷
〈周南·樛木〉	南有樛木，葛藟纍之 南有樛木，葛藟荒之 南有樛木，葛藟縈之
〈邶風·旄丘〉	旄丘之葛兮，何誕之節兮
〈王風·采葛〉	彼采葛兮，一日不見，如三月兮
〈王風·葛藟〉	綿綿葛藟，在河之滸 綿綿葛藟，在河之涘 綿綿葛藟，在河之漘
〈唐風·葛生〉	葛生蒙楚，藂蔓於野
〈齊風·南山〉	葛屨五兩，冠綉雙止
〈魏風·葛屨〉	糾糾葛屨，可以履霜
〈小雅·大東〉	糾糾葛屨，可以履霜
〈大雅·旱麓〉	莫莫葛藟，施于條枚。

從上表來看，有單言葛者，亦有言「葛藟」者，雖僅有三首詩，卻無單獨言「藟」者⁸。除了「葛屨」是由葛編織成的鞋子外，則「葛藟」究竟又指何物？是「葛藟」為一物，還是「藟」單獨為一物？此皆可再探討。

試先以清代徐鼎《毛詩名物圖說》所列為說，徐鼎書中分「葛」與「藟」，並列出歷代之詮釋說法。

一、葛

葛，是古代重要的民生植物，在唐宋以後棉花、木棉等植物傳入使用之前，是古人製布穿衣的主要來源。清乾隆時期徐鼎在其《毛詩名物圖說》中介紹葛，引《毛傳》、《周官》、《周書》⁹、宋代羅願《爾雅翼》之說，云：

《毛傳》：葛所以絺綌。女功之事煩二者。¹⁰

⁷ 陳大川：〈詩經中的葛藤——蔡倫發明的造紙術可能以此為原料〉，《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》第21期（2016年12月）。在此期刊中可見作者認為葛與藟並為葛藤一物。

⁸ 目前筆者所能找到最早資料在《呂氏春秋》：「夫草有莘有藟，獨食之則殺人，合而食之則益壽」。出自高誘訓解：《呂氏春秋》，（臺北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54年），頁177。

⁹ 今在《太平御覽》得見。

¹⁰ 今通行本「二」作「辱」。《毛詩注疏》，（十三經注疏本，藝文印書館），頁31。

《周官·掌葛》：征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。凡葛征，徵草貢之材於澤農。

《周書》：葛，小人得其葉以為羹，君子得其材以為絺綌，以為君子朝廷夏服。

《爾雅翼》：葛生山澤間。其蔓延盛者，牽其首以至根，可二十步。又一種鹿藿。其生蔓延，生食甜脆，亦可蒸食有粉，今之食葛，非為絺綌者也。

11

《毛傳》、《周官》、《周書》都提及葛可用做「絺綌」，惟《爾雅翼》不同，認為可做布料的是葛，另外食用根部的則是另種葛，叫鹿藿。《周書》則另外言葛葉子亦可以食用。徐鼎按語云：

葛根外白內紫。葉三尖。其花纍纍成穗，紅紫色。其子色綠。績其皮以為布。《小爾雅》曰：「葛之精者曰絺，粗者曰綌。」¹²

徐鼎描繪出葛的外貌特徵，從根、葉到花、子、莖皮，葉三尖為「三出複葉」，並言其花「纍纍成穗」堆疊累積成串的花序¹³。

葛既可作為食用之材，亦可以將莖皮的纖維編織成細密的布料¹⁴，作為夏日涼爽的服裝，可見葛在古代有著重要的經濟民生價值。《莊子》曾云：余立於宇宙之中，冬日衣皮毛，夏日衣葛絺；春耕種，形足以勞動；秋收斂，身足以休食；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。吾何以天下為哉？悲夫！子之不知余也！¹⁵

即以葛為夏季之服；《周禮》亦有：

¹¹ 《爾雅翼》卷八：

【葛】：

絺綌草也。《國風》曰：葛之覃兮，施于中谷，維葉莫莫，是刈是漙。又曰：葛生蒙楚，藂蔓于野，旄丘之葛兮，何誕之節兮。葛生山澤間，其葛延盛者，牽其首以至根可二十步。《釋邱》云：前高，則旄丘之葛蓋誕潤矣。此言雖同根一體，然相去差遠，其緩急不相應也，故曰：叔兮伯兮，何多日也。黎之望於衛，亦如此矣。《吳都賦》：蕉葛升越，弱於羅紈。《禹貢弁服注》云：草服葛越。葛花藤皆可醒酒，去酒毒。

以及【雞齊】：

一名鹿藿，一名黃斤。今之食葛，非為絺綌者也。其生延蔓，甚者其蔓首至根可二十步，人皆掘食之，生食甜脆亦可蒸食，有粉。今江南人凶歲，則掘取以禦凶荒，大抵南康廬陵者最勝，多肉而少筋，甘美。然當取入土深大者。或又曰：入土五六寸以上者，名葛脰，服之令人吐，以有微毒也，其花藤皆可醒酒而去酒毒，服方寸匕，飲酒不知醉。《博物志》曰：野葛食之殺人，家種之，三年不收，後旅生，亦不可食。《吳都賦》：食葛香茅。注云：食葛蔓生，與山葛同，根特大，美於芋也。

〔宋〕羅願：《爾雅翼》（北京，中華書局），頁89-90。

按：徐鼎將二者合一而說。皆為《毛詩名物圖說》的「葛」。若按照前註《呂氏春秋》處「藟」所言，有毒不可食的藟與葛類中有可做衣服用之葛。或者，《呂氏春秋》中的藟即是葛。

¹² 〔清〕徐鼎纂輯；王承略點校解說：《毛詩名物圖說》，北京：清華大學出版社。（2006年1月第一版）與〔日〕北堂蠅堂校，小野蘭山和名附，文化戊辰唐本翻刻，養真堂藏板。並參。葛，頁211；藟，頁215-216。下面藟處不再述。

¹³ 三出複葉：葉子三片一組。葛類的花序屬於總狀花序，花朵由下方往上開放。

¹⁴ 《廣羣芳譜》收錄「練葛」之法：「採後即挽成網，緊火煮爛熟，指甲剝看，麻白不黏青，即剝下長流水邊捶洗淨，風乾露一二宿尤白，安陰處，忌日色，紡之以織。」（《桑麻譜》，卷二十一，頁281-284）。

¹⁵ 〔晉〕郭象注、〔唐〕陸德明釋文、成玄英疏、〔清〕郭慶藩集釋：《莊子集釋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），2017年。頁415。

掌王及后之服屨，為赤烏、黑烏，赤纒、黃纒，青句，素屨、葛屨，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、功屨、散屨。凡四時之祭祀，以宜服之。

則以葛為鞋子出現，也是《詩》中的「糾糾葛屨」。

康熙時期以明代王象晉《二如亭群芳譜》為本而擴增的《廣羣芳譜》中云葛：

一名黃斤，一名鹿藿（鹿食九草。此其一種，故名。）一名雞齊。處處有之……有野生，有家種。春生苗引藤，蔓長一二丈，紫色，取治可作絺綌。其根外紫內白，大如臂，長者七八尺。葉有三尖，如楓葉而長，面青背淡。七月著花，紅紫色，纍纍成穗，曬乾可煤食。其莢如小黃豆莢，有毛，子綠色，形扁如鹽梅子核，生嚼腥。七八月採根，味甘辛，花實味甘平，皆無毒。¹⁶

葛為藤本植物，它的根莖葉皆有其食用與實用的價值。「中國植物物種資訊庫」中葛類約有 35 種，中國產有 10 種，「葛 *P. lobata* (Willd.) Ohwi 及粉葛 var. *thomsonii* (Benth.) van der Maesen」¹⁷。葛做成的料理在臺灣並不多見，但在日本，仍有以葛根部的澱粉做成甜點料理，例如：葛餅、葛切、葛根糖水等等。事實上在藥用上，葛的應用也不少，《本草》記載：「解陽明肌表之邪，甘涼無毒；鼓胃氣升騰而上，津液資生。若云火郁發之，用以升散；或治痘疹不起，賴以宣疏。治瀉則煨熟用之，……解酒則葛花¹⁸為最，因有解表利便之功能。孕婦固當忌投，有故亦能無殞。葛根，甘、涼入胃。其根寓升發之意，故能解散陽明肌表之邪。¹⁹」葛莖可以編織用，葛葉可以煮羹吃，葛根可以磨粉蒸，葛花可以消解酒，價值甚多。

在現代，依臺灣的生物多樣性檢索網分類，豆科 (Fabaceae) 葛藤屬 (*Pueraria*) 之下有三種：假菜豆 (小葛藤 *Pueraria phaseoloides* (Roxb.) Benth.)、山葛 (乾葛、山肉豆、葛 *Pueraria montana* (Lour.) Merr.)，以及大葛藤 (湯氏葛藤、粉葛、葛根、葛藤、葛麻藤、野葛 *Pueraria lobata* (Willd.) Ohwi ssp. *thomsonii* (Benth.) Ohashi & Tateishi)²⁰，潘富俊先生《詩經植物圖鑑》所錄即為大葛藤²¹。

依今人對植物的認識，葛確實如羅願所說有不同種類，但都在葛藤屬

¹⁶ 前註《爾雅翼》中的葛與雞齊在此處也合併了。

¹⁷ 葛類主要分布在南部，長江以北少見。文中葛與粉葛即是註腳 18 中的野葛與甘葛藤。《中國植物物種資訊庫》網：<http://db.kib.ac.cn/Default.aspx> (2018 年 6 月)。

¹⁸ 葛根的品種來源：「為豆科多年生落葉藤本植物野葛 (*Pueraria lobata* (Willd.) ohwi) 或甘葛藤 (*Pueraria thomsonii* benth.) 的根。春秋兩季採挖，切片，曬乾。生用，或煨用。」而附藥說明言葛花：「為葛的未開放的花蕾。性味甘，平。功能善解酒毒，醒脾和胃。主要用於飲酒過度，頭痛頭昏、煩渴、嘔吐、胸膈飽脹等症。」《醫碇》網：<http://yibian.hopto.org/yao/?yno=42> (2017 年 09 月)。

¹⁹ [清]張秉成編著：《本草便讀》[簡體書] (太原，山西科學技術)，2015 年 05 月。頁 49-50。又見於《廣羣芳譜》：「葛根端陽午時採破之。曬乾入藥，解酒毒……。敷蟲蛇傷，殺百藥毒，……又可蒸及作粉食，甚益人。生者墮胎。多食傷胃。花同小豆花乾為末，酒服，飲酒不醉。金瘡出血，搗葉傅之。燒蔓研水服，治卒然喉痺。」(《桑麻譜》，卷二十一，頁 281-284)。

²⁰ 植物又名出自「國立台灣大學植物標本館」。《台灣植物資訊整合查詢系統》網：<http://tai2.ntu.edu.tw> (2012 年)。

²¹ 潘富俊《詩經植物圖鑑》，頁 157。

下，且所述形貌與今天葛藤甚無異。而《詩》中的葛關涉蔓延、為布、採集，都可以印證上述所言。藟之一物，今卻是難得見知。

二、藟

《毛詩》對於〈樛木〉「葛藟」未有解釋，只說：「南土之葛藟茂盛。」鄭《箋》將葛藟分開：「故葛也、藟也，得槩而蔓之」。藟之一物為何，三國時吳陸璣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中只見「莫莫葛藟」條，雖不直接言「葛」與「藟」分，然其所述之內容，與《毛詩名物圖說》所引的葛不同，想來是其認為「葛」已不用再贅言，所以在《毛詩名物圖說》中引述介紹葛、藟時，將陸璣「莫莫葛藟」一條內容入「藟」，並引：

張揖《廣雅》：藟，藤也。

郭璞：今江東呼槩為藤，似葛而龐大。

陸璣《疏》：一名巨苽，似燕萁，亦延蔓生，葉似艾，白色。其子赤，可食，酢而不美。²²

陸德明《釋文》：藟本亦作槩，似葛之草也。

孔穎達《正義》：藟與葛異，亦葛之類也。

蘇頌《圖經》：蔓延木上。葉如葡萄而小。五月開花，七月結實，青黑微赤。冬惟凋葉。即詩云「藟」也。此藤大小盤薄，又名千歲藟²³。

《廣雅》藟就是藤，這是一種泛稱。郭璞也說江東叫槩為藤，這裡藟通槩，跟葛相似，較粗大。陸《疏》說也是蔓延，長得像燕萁，葉白色像艾，應是指有細細的淡色絨毛，果子紅色，可以吃，但是酸不好吃。陸德明也說藟通槩，像葛。孔穎達也明確說藟與葛不同，但同樣像葛。蘇頌說蔓延纏繞樹上，並帶出藟另種稱呼「千歲藟」。最後徐鼎按語：

樛木下垂，故葛藟得以附而生，以況后妃下逮，故眾妾得以附而進。《左傳》云：「葛藟猶能庇其本根」以其藤蔓盤薄故，槩也、荒也、縈也，皆言茂盛之貌。

在此，對於藟的形象描述相較於葛處，就單薄多了，也就陸璣與蘇頌談得稍微多些，甚至連徐鼎，也只以訓詁文意。張揖《廣雅》雖然說得少，但卻指出藟的重點：其一、藟為藤，藤類具有蔓延、纏繞等特性；其二、藟除了藤類這樣明顯特徵，在外型或用處上並無顯著特色。

²² 或為「瓜」、為「荒」。

²³ 關於「千歲藟」，見本文後段。

葛與藟二者，從徐鼎的引文分類來看，葛的用處很高，會被「征」集，從「君子」到「小人」皆可以得其材而用。又若從字形上來看，葛纏繞糾結，藟則很有可能指向此類植物茂盛繁衍向上，或甚至具有眾多聚集的花實，也很可能「葛藟」極像葛，纏繞蔓延，**纍纍成穗**。

參、其他《詩經》名物書中的葛與藟

明代毛晉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廣要》²⁴中對於陸璣的說法，並搜集後世各種說法進行補充：

《爾雅》云：「諸慮，山槩。」郭《註》云：「今江東呼槩為藤似葛而槩大。」鄭《註》云：「諸慮，山藤也，《詩》稱葛藟。」

《本草》：「千歲槩」，槩皆謂藤。《本草》云：「千歲槩，一名藟蕪。」陶隱居云：「樹如葡萄，葉如鬼桃。」陳藏器云：「似葛蔓，葉小，白子，赤條中有白汁」《圖經》云：「藟生泰山川谷，作藤蔓延木上，葉如葡萄而小，四月摘其莖，汁白而甘，五月開花，七月結實，八月採子，青黑微赤，冬惟凋葉，此即《詩》云葛藟者也。蘇恭謂是藟蕪藤，深為謬妄。」《左傳》云：「葛藟猶能庇其本根」。

按：經中藟必與葛同詠，如「葛藟纍之」、「綿綿葛藟」諸什是也。疑是草屬，《爾雅》入〈釋木〉，後人多以木類解之，但〈葛覃〉、〈采葛〉、〈葛生〉詠葛者甚多，陸氏《疏》不載。

毛晉舉引《爾雅》、《本草》、《圖經》等，同樣認為藟通「槩」、「藟」。根據陸璣所說的「似燕蕪」，燕蕪在今日又被稱作「藟蕪」，它也被稱作「野葡萄」、「山葡萄」，然而野葡萄、山葡萄，只能算是俗名，無法實際確定究竟為何種植物。況且，「似」一字，即為不是。也就是說，藟有葡萄這類植物的特徵，蔓延性、花實纍纍。毛晉並注意到二點：一是《詩經》中的只有「葛藟」一起出現，二是《詩經》中言「葛」處甚多，陸璣卻跳過不說。也就是毛晉本人支持葛、藟為不同物，卻也不知為何葛藟並言；而陸璣大抵也是認為葛與藟不同，所以只以「莫莫葛藟」，可是卻又不知為何跳過葛，許是當時人所認為的葛就是葛，葛藤普遍，不需要特別再說？

在《爾雅》中僅有葛並無藟，陸佃（1042—1102年）撰《埤雅》中包含了葛藟；而羅願（1136—1184年）《爾雅翼》於葛條處，所談及《詩經》篇章也就只有〈葛覃〉「葛之覃兮」、〈葛生〉「葛生蒙楚」、〈旄丘〉「旄丘之葛兮」，跳過「葛藟」的篇章不提，可見羅願也認為二者不同。與羅願相反，陸佃《埤雅》則說：

葛，性柔仞蔓生，可衣女事之煩辱者，故〈葛覃〉引以為賦。蓋知稼穡之

²⁴ 陸璣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，頁33。

艱難，則可以為王矣；知女功之勤勞，則可以為王后矣。故《序》以為〈葛覃〉后妃之本也。夫《禮》后織玄紵，今乃親葛事如此者，蓋王后親蠶以勸女功之正事，親葛以勸女功之餘事，絲麻者本事也，蘋葛者餘事也。

《詩》曰：「旄丘之葛兮，何誕之節兮」言諸侯以國相連屬，憂患相及，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，今生閹節，則於憂患相及緩矣，故曰「何誕之節兮」也。何者，以所不知為問。《兵法》曰「其節短」，故此以誕節，譏切衛伯。又曰「彼采葛兮，一日不見，如三月兮」，葛所以為絺綌，言事雖小，一日不見於君，憂及於讒矣。

又曰「綿綿葛藟，在河之滸」，河滸為水所盪危地也，然潤澤葛藟而生之，則亦所以自固。今王棄其九族，則曾是之不如也。瓜葛皆延蔓相及，故屬之綿遠者，取譬瓜葛。

又曰「葛生蒙楚，藟蔓于野」，言葛生高而蒙楚，藟生卑蔓於野，各繫所遇，猶之婦人外成於夫，榮悴隨焉，所以一心乎君子。語曰「嫁雞與之飛，嫁狗與之走，此之謂也。」《左傳》曰：「葛藟猶能庇其本根」。²⁵

這段文字代表陸佃認為葛藟與葛俱是為一物，然而葛藟出現還有在〈周南·樛木〉與〈大雅·旱麓〉，此處卻無提及。《廣羣芳譜》因是清人依明《二如亭群芳譜》整理擴充，所增錄者，會標「增」以別之。葛條中早前彙考詩文僅有〈唐風·葛生〉，而後「增」多了幾條進入，尤其言「葛藟」者皆在後面才錄，如：〈困卦〉「困于葛藟」、〈樛木〉「南有樛木，葛藟纍之」、〈葛藟〉「綿綿葛藟，在河之滸」，以及《左傳》「葛藟猶能庇其本根」。可以大膽推測，或許後來的編纂認為此詩文所言的葛藟與葛無異？且後收魏·曹植詩：「種葛南山下，葛藟自成陰。」曹植（192—232年）與陸璣時代相近，說法卻大相逕庭。曹植的葛藟，是種葛的成果，陸璣不是。

肆、葛藟與千歲藟

以上關於《詩經》中的「葛藟」，便有了下列三種判斷可能：第一，葛藟等於葛。第二，葛與藟可分言，乃不同種植物，第三、葛藟本身是不同於葛的另一種植物。若就《詩經》內文來看，葛藟就是葛的可能性不太大。且若葛藟就是葛，為何不直接言葛，要言「葛藟」？

《詩》中有「葛屨」一詞，雖有同樣有「葛」在前面，然而「屨」已明確指向鞋子，意思是用葛草編成的鞋。在〈《詩經》「葛藟」考辨〉一文中，認為「葛藟」

²⁵ [宋]陸佃撰：《埤雅》冊三，卷十八，頁472-474。

的葛是為「類詞」²⁶，不同於加「前綴」、「後綴」詞無明顯代表字義的用法，葛若作「形容詞」，葛藟就是「像葛、具有葛之特性的」藟，就像張揖所說「藤也」、孔穎達「藟與葛異，亦葛之類也」。又若照陸璣的說法，潘富俊先生認為這是「光葉葡萄」(*Vitis flexuosa* Thunb.)²⁷，或者「小葉葡萄」(*Vitis flexuosa* Thunb. f. *parvifolia* (Roxb.) Planch.)、「葛藟葡萄」、「小葉葛藟」種種名物²⁸，其實本源相近。不過野葡萄這樣的說法似乎又與《呂氏春秋》：「夫草有莘有藟，獨食之則殺人，合而食之則益壽。²⁹」甚異。

且毛晉《廣要》中所引之文，在《廣羣芳譜》中「藤」云：

《爾雅》：諸慮，山藟。【註】今江東呼藟為藤，似葛而羸大。

《廣雅》：藟藤也。

《格物總論》：藤有大小數種，皆依附大木，蟠曲而上，其絲亘不可以尋丈計。

皆以藤泛稱藟，藤有多種，在藤內還有特別列「千歲藟」一種，云：

一名藟蕪，一名芑瓜。

陶弘景曰：藤生如葡萄，葉似鬼桃，蔓延木上，汁白。

陳藏器曰：冬只凋葉，大者盤薄，故曰「千歲」。藟蔓似葛葉，下白，其子赤，幽州人謂之「推藟」。

蘇頌曰：五月開花，七月結實，八月采子，青黑微赤。³⁰

從此處所述內容來看，與陸璣云「一名巨菰」、「葉似艾，白色」、「子赤，可食」所言相合。王夫之《詩經稗疏》也說：

《集傳》但言藟「葛類」未實指為何物。按：藟或作藟，其類不一。《爾雅》「諸慮，山藟」，郭璞云「似葛而羸大」。今俗謂之「土葛」者，是皮黑可用為索，縛茅屋椽，不堪作布。

《爾雅》「攝虎藟」，郭璞云「今虎豆，纏蔓林樹而生莢」。《本草》謂之「黃環」，結莢如皂莢，小而無油，一名「就葛」。

又「蓬藟」似覆盆子。蔓生繁衍，莖有刺，葉如小葵，面青背白有毛。六

²⁶ 「對現代學者的三種主要觀點逐一考辨，可知葛藟並非『葛和藟』，『葛』與『藟』兩字連用，當非並列，而是前者為類詞，後者是具體名目」，也就是說，從語法上分析，『葛藟』為偏義複合詞，語義重心是『藟』，其『葛』字為類詞。這種情景在《詩經》中的內證還有『樹X』和『芑X』。其中『樹X』如〈鄭風·將仲子〉裡的『樹杞』、『樹桑』、『樹檀』；〈秦風·晨風〉裡的『樹檉』；〈小雅·鶴鳴〉裡的『樹檀』等。『芑X』則有〈唐風·鶉羽〉裡的『芑棚』、『芑棘』、『芑桑』；……」。

按：葛冠於前，但「葛藟」與「葛屨」稍有不同。

²⁷ 潘富俊：《詩經植物圖鑑》，頁126-127。

²⁸ 依《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網-TaiBIF》：<http://taibif.tw/zh/namecode/204103> (2017年10月)。

²⁹ 高誘云：「合藥而服愈人病，故曰益人壽也」。高誘訓解：《呂氏春秋》，頁177。

³⁰ 《廣羣芳譜》，頁1953-1960。

七月開小白花，就蒂結實如桑椹，熟則紫黯有小黑毛，甘而可食，俗名「割田蔗（讀如拋）」。

又「千歲藟」，一名藟蕪，一名巨瓜。蔓生緣木，葉似葡萄，子青赤藤，中有白汁，可入藥用。陸璣定指為巨菰，既未詳實，而云似藟蕪，則又蓬藟非巨菰也，辨物之難如此夫！³¹

此處記載藟類甚至有「土葛」、「就葛」之另稱，也顯示葛與藟的相似。言陸璣《疏》中「巨菰」一詞，可是卻無法詳實知道是何物。

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有云：

《詩》七言葛藟。陸璣云藟「一名巨荒，似燕蕪……」。幽州謂之椎藟。開寶《本艸》及《圖經》皆謂「即千歲藟也」。

按：凡藤者謂之藟。系之艸則有藟字，系之木則有藟字，其實一也。戴先生《詩補注》說葛藟猶言葛藤。《爾雅》「山梟」、「虎梟」，《山海經》「卑（一作畢）山多梟（古本從木）」皆是也。

然鄭君〈周南〉箋云「葛也」、「藟也」，分為二物，與許合。葛與藟皆藤生。故《詩》多類舉之。左氏亦云：「葛藟猶能庇其木根」。藤古祇作「滕」，謂可用緘滕也。《山海經》傳曰：「梟，一名滕」。³²

段玉裁也以藤類來解「藟」，認為藤類植物繞草上即是。因為葛也、藟也，同為藤類，所以《詩經》將同性質之物，並言「葛藟」，但葛、藟是二種植物。

從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到《詩經植物圖鑑》等來看，筆者以為《詩》中的葛藟可分為二種，認為葛藟解為「狀似葛的藤類植物」，以及「葡萄屬的藤類植物」。「狀似葛的藤類植物」焦點像葛一般綿延糾纏的狀態³³；「葡萄屬的藤類植物」在有果實藟藟豐收的狀態。

在《毛詩名物圖說》中葛是《爾雅翼》的葛與雞齊，用處極多，藟不明確，繁殖茂盛；在《廣羣芳譜》中《詩》裡，都是葛，葛只一種，也是《毛詩名物圖說》中的葛，除了〈旱麓〉篇裡面的是藤，且藤有多種，其中陸璣、蘇頌認同千歲藟。

「藟」字型中「晶」帶有點膨脹或者累積的意思，藟很可能不僅只指果實，畢竟對大部分植物來說，花苞才是決定結實累累的重要因素。而可能為葡萄屬植

³¹ [清]王夫之《詩經稗疏》（四庫全書文淵閣版）。頁59-60。

³² [漢]許慎撰；[清]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（高雄，高雄復文圖書），2008年。頁30。

以及按馬宗霍撰：《說文解字引經考》：

許但訓艸也，不別為何艸。然既引詩為證，葛藟連文，許不釋藟為葛，當亦以為二物。……戴震《詩補注》曰「凡言葛藟，謂葛之藤蔓耳，古曰藟，今曰藤，古今語也。舊說分為二物，非也。」蓋既從戴說，然段玉裁曰：……則不從戴說。

馬宗霍撰：《說文解字引經考》（台北，臺灣學生書局），民國60年。頁307。

³³ [魏]劉徽注：《九章算術》卷九〈勾股〉篇：「今有木長二丈，圍之三尺。葛生其下，纏木七周，上與木齊。問葛長幾何？」又《廣羣芳譜》「藤」亦收錄白居易詩散句：「下如蛇屈盤，上若繩縈紆，可憐中間樹，束縛成枯株。」古人說喬木女蘿，成為佳偶。白居易卻觀察到被藤蔓植物所纏繞的樹，吸收不到陽光，憐憫之！（四庫叢刊初編縮本，臺灣商務），頁86。

此都言及葛的纏繞特性。

物或者千歲藟，千歲藟是藤類，事實上，不論是葡萄、葛，都共同具有藤類的蔓延纏繞性質。但若是直接只解為「野葡萄」，那麼就陸璣自己說它酸而不美，吃起來一點都不美味，那麼就〈周南·樛木〉：

南有樛木，葛藟纍之。樂只君子，福履綏之。
南有樛木，葛藟荒之。樂只君子，福履將之。
南有樛木，葛藟縈之。樂只君子，福履成之。

與〈大雅·旱麓〉：

莫莫葛藟，施于條枚。豈弟君子，求福不回。

為何《毛詩名物圖說》藟條中只有陸璣提到酸而不美，是只有他在意食物的實用還在意其美味程度？且《詩》中提到藟之時，何以不會提及藟的酸果？《詩》中沒有潛在意象嗎？就像「瓜瓞綿綿」，瓜也是取多子之意，然瓜為美物，本身又味美，具有食用、祭祀、觀賞多重價值，那麼古人取意之時，想必有此進一層聯想，否則祝福他人或者自許家族，非美而好，而是生子小而酸澀，豈不是得罪他人，貶低自己？〈樛木〉首章，也說是「興也」，那麼如果看到它長的茂盛，想到其後結果，果實眾多，然後得到卻是酸澀不甘，似乎有些怪哉？之所以與瓜相比是因為在〈小雅·南有嘉魚〉：

南有樛木，甘瓠纍之。君子有酒，嘉賓式燕綏之。

句式與〈樛木〉相同。此處以甜瓜起興成意美好，所以「甘瓠」應可以與「葛藟」相對，此處葛藟很可能意思是像葛一樣藟藟纏繞的藤。

雖《詩》中葛藟不論解為葛、千歲藟、藤、野葡萄，都是蔓延植物³⁴，然細究三者其間差異，回歸詩文來解經，葛有民生之用，野葡萄也有食用價值，雖對於陸璣來說可不好吃了。千歲藟藤雖有提到「采子」，卻不知為何，然其生長茂盛，「冬只凋葉」、「依附大木，蟠曲而上」綿延不可計。能夠積極向上生長、向外發展，很合《詩》文「成福」，或許它的無限蔓延，是《左傳》說「葛藟猶能庇其本根」，因為生長蔓延茂盛，附於木上者，連綿甚遠，難以追查其根本³⁵。

伍、結論

³⁴ 〈大雅·緜〉「緜緜瓜瓞」、〈葛藟〉「綿綿葛藟」，同樣以緜延長來形容。又〈周南·葛覃〉「葛之覃兮……維葉莫莫」，〈旱麓〉「莫莫葛藟」，同樣言以形容生機之盛。

³⁵ 不過蔓延性強的藤蔓，卻未成福於己。《廣羣芳譜》藤中收唐代舒元興〈悲剡溪古藤說〉記載剡溪過度砍藤做紙，造成異狀，並反思：

「雖舉天下為剡溪猶不足以給，況一剡溪者耶？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剡矣！大抵人間費用，苟得著其理，為不枉之道在，則暴耗之過，莫由橫及於物，物之資人，亦有其時，時其斬伐，不為天闕……」雖今日造紙以藤者少，人類亦造林以紙，然其中取之於大地，用之於人者甚夥，為人者應該謹慎對待取用之，方是「福履成之」之道！

《廣羣芳譜》，頁1957。

依據上述所論，本文以為葛藟在《詩經》中，應是「千歲藟」。千歲者，綿延長青，《莊子》說上古有大椿，以「八千歲為春，八千歲為秋」，千歲藟蔓延性強，即使寒冷的冬天也僅葉子凋落，故而〈樛木〉「福履成之」，〈葛藟〉中綿綿蔓延，嘆息自己卻是「終遠兄弟」「謂他人父，亦莫我顧」，以及〈旱麓〉求福莫莫³⁶。

千歲藟今日無法見得，很可能的確是「葛藟葡萄」。然筆者以為，葛藟在《詩經》中解以「千歲藟」更為符合。除了〈旱麓〉，陸璣以「莫莫葛藟」來解，今日解葛藟為葛藟葡萄，或是野葡萄，也是因此。若以全以葡萄屬植物解《詩》中的葛藟，那麼我們第一想見應該其果實，而非綿延纏繞「與葛相類」的形象，或許在閱讀上，會有些失焦，

本文以為葛與藟異，共同在於藤狀蔓延纏繞性質；然葛強調其可為布為履，代表古代女性所領導的勞動生產力，藟僅有陸璣說其果實酸而不美。回歸詩文解經，筆者以為將葛藟釋為「千歲藟」，許是比野葡萄更洽和詩句。研究結果期許可讓現代讀《詩》之人，從中獲得些許趣味性，並對於詩文了解有更深層的擴想，更加貼合生活，了解勞動與名物之間的關係。在《詩經》為我們展現古代生活圖貌之時，在這種大地自然與生活密切不可分的關係下，更加貼近自然土地生發珍惜物用之情。

參考書目

書籍文獻

1. 《毛詩注疏》（十三經注疏本），藝文印書館。
2. 〔漢〕高誘訓解：《呂氏春秋》，（臺北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54年）
3. 〔漢〕許慎撰、〔清〕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（高雄，高雄復文圖書），2008年。
4. 〔魏〕劉徽注：《九章算術》（四庫叢刊初編縮本，臺灣商務），民57年。
5. 〔吳〕陸璣撰：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（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。
6. 〔晉〕郭象注、〔唐〕陸德明釋文、成玄英疏、〔清〕郭慶藩集釋：《莊子集釋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），2017年。
7. 〔宋〕陸佃撰：《埤雅》（北京，中華書局），1985年。
8. 〔宋〕羅願撰：《爾雅翼》（北京，中華書局）1985年。
9. 〔清〕王夫之《詩經稗疏》（四庫全書文淵閣版）。
10. 〔清〕汪灝、劉灝等編；清聖祖敕撰：《廣羣芳譜》（臺北，臺灣商務），民57年。
11. 〔清〕徐鼎纂輯；王承略點校解說：《毛詩名物圖說》（北京，清華大學出版社），2006年。
12. 〔清〕張秉成編著：《本草便讀》〔簡體書〕（太原，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），2015年。

³⁶ 〈大雅·絲〉「絲絲瓜瓞」、〈葛藟〉「綿綿葛藟」，同樣以絲延長來形容。又〈周南·葛覃〉「葛之覃兮……維葉莫莫」，〈旱麓〉「莫莫葛藟」，同樣言以形容生機之盛。

13. 〔日〕北堂蠖堂校，小野蘭山和名附，文化戊辰唐本翻刻，養真堂藏板。
14. 〔現代〕馬宗霍撰：《說文解字引經考》（台北，臺灣學生書局），民國60年。
15. 〔現代〕潘富俊：《詩經植物圖鑑》（臺北，貓頭鷹出版），2014年1月3版。

期刊論述

1. 孫秀華、廖群：〈《詩經》「葛藟」考辨〉，《船山學刊》，第3期，2011年。
2. 陳大川：〈詩經中的葛藤——蔡倫發明的造紙術可能以此為原料〉，《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》第21期（2016年12月）。

網站資料

1. 《中國植物物種資訊庫》網：<http://db.kib.ac.cn/Default.aspx>（2018年6月）。
2. 《醫碇》網：<http://yibian.hopto.org/yao/?yno=42>（2017年09月）。
3. 《台灣植物資訊整合查詢系統》網：<http://tai2.ntu.edu.tw>（2012年）。
4. 《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網-TaiBIF》：<http://taibif.tw/zh/namecode/204103>（2017年10月）。